



胆小鬼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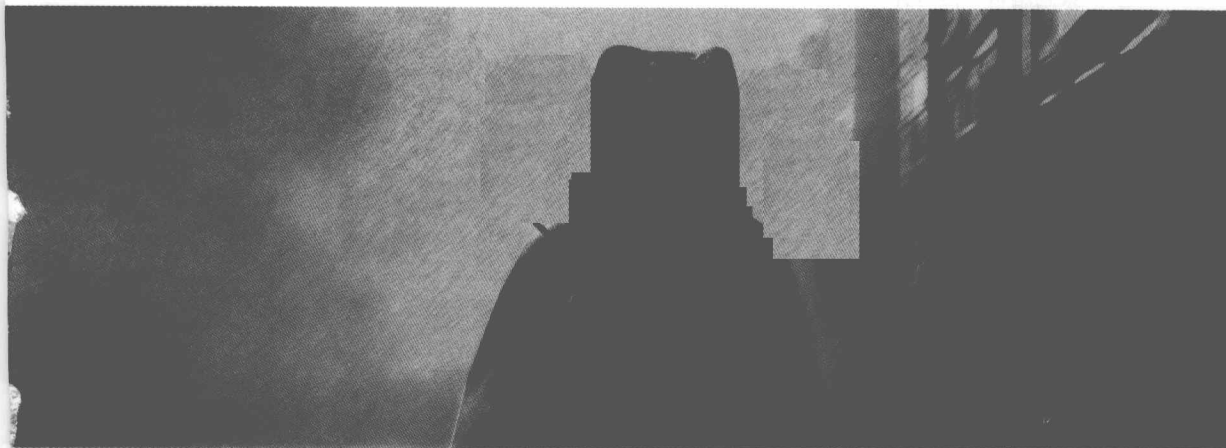
WU CHANG LU SHAO

无常路 9号

木丁◎著

WU CHANG LU 9 HAO
无常路
9号

木丁◎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无常路 9 号 / 木丁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19-06868-7

I. ①无… II. ①木…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01934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白竹林
责任编辑 吴长杰
责任校对 唐柳娜
美术编辑 王 霞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5. 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868-7/I·127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001

老局长在听了这句话之后情绪变得非常激烈，就像一个一直预感着自己得了绝症的人突然听到了医生的“死亡宣判”，预料之中但又无法接受！

第一章 白衣夜哭女 003

果然，在他的正前方的黑团里，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除了那一抹模糊的白色之外，张之谦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还是立刻就判断出，这就是那个夜哭女！

第二章 黑衣人 023

对方一身黑衣，将身体裹得密不透风，只露出一张脸，而更令人惊讶的就是那张脸，那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张僵尸的脸——白得如同一张纸，而眼圈却是黑得吓人，嘴唇更是红得吓人。

第三章 神秘录像带 046

录像带打开了，可电视屏幕上却是一片雪花，张之谦紧紧地盯着录像机上的秒数，发现雪花一直持续了足有三分钟，以至于他都怀疑录像带会不会是空的。

第四章 帝国大厦 107

帝国大厦！这个城市辉煌的标志，曾经就是个集古典与现代、神秘与浪漫于一身的女神，让张之谦望而生畏、肃然起敬，而如今，它却成了一个隐藏着阴谋、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泥潭。

第五章 公墓魅影 160

这里是山区，总断不了阴冷的山风，再加上墓地里本身就阴气重，还弥漫着冥纸燃烧后留下的刺鼻的气味，他感觉身体里几乎没剩多少温度了，骨头节冷得生疼。

第六章 无常路9号 182

他蹲下身体，摸到了路边上的石碑，然后用手指摩挲着确定了一下石碑上的字——无常路！

第七章 真相大白 226

此时两人看起来都很平静，但有谁知道，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是一番怎样的波澜壮阔场景呢？当然，他们的“波澜壮阔”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即将发生在赤水镇无法预知的场面，真相即将被破解的兴奋，敌人即将出现的紧张感。

引子

“砰——”

“什么声音？”

车后座里的老局长突然坐直了身体，张之谦也跟着打了一个冷战。他转过身，与老局长对视了一眼，在老局长的眼神里，他看到了无尽的惶恐。

“好像是枪声！”对于有着几十年刑侦经验的老局长来说，张之谦的这句话就像一句废话，但让他完全想不到的是，老局长在听了这句话之后情绪变得非常激动，就像一个一直预感着自己得了绝症的人突然听到了医生的“死亡宣判”，预料之中但又难以接受！

“快……去看看……洪老先生……”老局长呼吸急促，脸涨得通红。

张之谦不安地问：“局长，您没事吧？”

“我没事，快去呀！”老局长怒吼起来，张之谦这才醒悟过来，推开车门朝洪老先生停车的方向跑去。

说句实话，在此之前张之谦并未判断出枪声准确的来源，他跑下车后不禁对老局长判断的准确性吃了一惊，要知道，他可是在全局上下号称“听觉第一人”，而今天他很显然输在了已年逾花甲的老局长手里，他一边飞快地奔跑，一边不停地赞叹着老局长宝刀未老，非同一般。

洪老先生的车前已经围了些人，张之谦顾不得太多，一头扎了进去，眼前的情景立刻把他吓呆了。

洪老先生乘坐的车子后车窗玻璃上被射了个大洞，一眼便可看见车上的洪老先生，他歪着头斜靠在座椅后背上，紧闭着眼睛，左侧太阳穴上有一个黑色的洞口，鲜红的液体正从里面“汩汩”冒出……

驾驶座上的司机正躺在地上不停抽搐着，脸色苍白，口吐白沫，已经不省人事。

“快实施抢救！”张之谦指着地上的司机，冲慌乱的人群吩咐。此刻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临危不乱的将军。他的话果然起了作用，人群里立刻冲出两个年轻人，对地上的司机进行抢救，有人还拿出手机拨通了120。

张之谦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白手套，把它戴在右手上，然后轻轻地打开后车门，将空着的左手凑近洪老先生的鼻孔处试了试，洪老先生已经没有了呼吸，这个发现让他的鼻子一阵强烈的酸痛。

“怎么样？”老局长已经赶了过来。

张之谦痛苦地摇摇头。人群顿时一阵哗然。

“爸……”人群里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张之谦循声望去，车门左侧的地上坐着一名年轻女子，她被人搀扶着，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凌乱的头发被泪水打湿了，贴在脸上，张之谦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旁边有人不停安慰她，也有人跟着抹泪。

“她是谁？”张之谦轻声地问了下身边的老局长。

“洪老先生的女儿！”

“洪老先生的女儿？”张之谦皱起眉头，轻声道，“洪老先生有女儿吗？”

老局长愣了愣，接着点了点头，不过张之谦明显看到老局长欲言又止的神色。

“队长！”

张之谦扭过头，看到刑侦大队的小李子和周小渔已经到了，便吩咐他们：“立刻疏散人群，保护现场！”

“是！”两人接到命令立刻分头行动起来。接着身后传来一声急救车的尖叫声，张之谦回头一看，一辆橙色的急救车正从凤凰公墓的入口处开过来。

张之谦跟随低着头沉默不语的老局长出了人群，他边走边摘下右手上的白手套并塞进口袋里。

“我从未听说过洪老先生还有个女儿。”

“是私生女！”

“叫什么名字？”

“洪夕儿！”

“洪夕儿？”

张之谦默默地重复着，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熊猫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老局长，老局长想都没想就接住了。张之谦心里明白，老局长已经戒烟很长时间了，由此可以看出老朋友的猝然离世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第一章



白衣夜哭女

公安局三楼的圆桌会议室里，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正在演示图片的大屏幕。大屏幕上，刑侦队队长张之谦对图片的讲解已经进行了接近二十分钟。照片是他的助手周小渔在洪老先生遇害现场拍摄的，正循环放映着，前后不到十张。不过从开始讲解到现在照片已经循环播放了两遍，但每一次讲解张之谦几乎都能讲出些新意，他不是单纯地解释内容，而是加进了他的一些观点，这也是吸引众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刑侦人员优良的素质——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件，但在他的精彩“演讲”结束的时候，原本表情严肃的几位老领导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啪。”

投影仪关闭了，室内的日光灯被打开了，张之谦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这就是现场的情况！”张之谦依旧保持着刚才平静的表情和抑扬顿挫的声音，圆桌四周除了几个人活动了一下身体之外，所有的人都保持着刚才的状态，因为大家都明白，张之谦的精彩“演讲”还没有完全结束。

“也就是说，当时洪老先生被枪杀的时候众人的注意力都很分散，那个间隙恰好是活动结束后大家上车的时间，尽管洪老先生之前一直是我们关

注的焦点，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正好上车，所关心的是眼前与车有关的情况，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不得不感叹凶手的精明，这绝对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

“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两个现场目击证人，而且当时他们就在洪老先生身边，一个是洪老先生的司机，另一个就是洪老先生的女儿洪夕儿！可惜的是，这两个证人都出了问题……”

张之谦扫视了众人一眼，看到很多人的身体都因为听了他的话而震颤了一下。

他接着道：“当时的情况是，在洪老先生上车之前，司机帮他打开车门，待他坐定后，司机才准备上车，而问题就出在司机上车之后的那一瞬间，凶手已经事先在司机的座椅上放了这么一个东西！”

说着，他右手举起一样东西，是一个证物袋，里面有一个金属针头样的东西，不过要比通常所见到的那种针头小很多。

“可能大家都感觉有些眼熟，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感受可能并不准确，它并不是针头，而是一个小型的注射器！也就是说，当时凶手将这个小东西放到司机的座椅上，它的里面还装有一种液体，司机坐在针头上面，它里面的液体便因为受挤压而注射进了司机的身体里面，在那一瞬间，不是说司机没有感觉到疼痛，而是因为当他感觉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也就是说：最多两秒钟的时间，司机便进入了一种麻醉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第一时间跑到洪老先生的车前的时候，司机却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因为他中迷药了！而且这种迷药在人身体里扩散的速度之快实为罕见，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种迷药的名字，更不知道其主要成分是什么，我已经让化验室拿去化验了。这种迷药的药力持续时间之长也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就在我们刚才开会之前，司机还没有清醒，不过并没有生命危险。”

“第二个现场证人，就是洪老先生的女儿洪夕儿，说实话，之前我并不知道洪老先生还有个女儿，相信在场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不过这对我们的案情来讲并不重要！”说到这里，张之谦微微一笑，他的笑容似乎包含着某些复杂的东西，但现场没有一个人能看明白，所以就有人跟着他茫然地笑了

笑。

“重要的是，洪夕儿当时还没有坐进车内！开会之前我已经对她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她的情绪很激动，不过她的意识倒是完全清楚，她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活动结束后，她原本要跟着洪老先生一起上车的，但洪老先生突然说口渴，她便折回车后面的车尾箱里取水，大家要注意我的话，她是折回去的，也就是说她当时还未上车，我们在她的坐椅上也发现了一个小型注射器，与司机坐椅上的那个一模一样……”

说着他的左手又举起一个小塑料袋，里面同样是一个小型的注射器，人群里立刻发出一阵嘘声。

张之谦点点头，道：“是的，要不是这个小插曲，恐怕洪老先生的女儿洪夕儿也中毒了！就在她刚打开车尾箱的时候，听到了枪声，可一切都晚了！”

张之谦将手里的东西放下，脸上也恢复了之前的庄严肃穆的表情，他继续道：“我们进行了现场勘验，子弹是从洪老先生的左侧射进去的，这是我们从洪老先生体内取出的弹壳！”说着张之谦又举起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个小型的弹壳。

“这是目前国内最新研制的微声手枪A101的弹壳，它的射伤力很大，再加上凶手的射击水平很高，洪老先生被一枪毙命！A101手枪是经过特别改进的，它的枪筒上有一个消音装置，而且射程也很远，所以它射击后发出的声音不大，是一声沉闷的钝响，这就使得旁观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出射击者的准确位置，甚至连大体位置也无法得知，这当然就有利于射击者的逃生！目前这种手枪并未在公安系统内部普及，在国内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如果凶手能搞到这种枪，说明他一定来头不小！”

说到这里，张之谦用一种冷峻的眼神环视了众人一眼，很显然，大家都被他的最后一句“结论”吓了一跳！

“我就说这些！”张之谦冲大家点了点头，坐回到身体后面的椅子上，他恢复了平静，整个会议室也跟着变得更静了，只剩下空调机的轻微的蜂鸣声。

“咯！”

公安局副局长陆力发出一声低沉的干咳，他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他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平时都是以一副干练振奋的状态示人，以办案神勇著称，在全局上下威信极高，但此时他紧锁着眉头，一脸的沮丧。

“刚才，张队长将整个案子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了，可以说，他的介绍相当具体全面，而且还大胆地加入了自己的猜测，为我们的侦破工作指出了多条蹊径，让我们不由得眼前一亮。但是……”

说到这里，他狠狠地顿了一下，随后是一声沉闷的叹息，众人的心也跟着哆嗦了一下，刑侦大队的几个年轻人则把一直低着的头埋得更深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眼前一片光明，相反，这个突如其来的谋杀案给我们留下了一团迷雾。就像刚才张队长提到的，两个目击证人，一个是司机，他目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彻底清醒，甚至说句不好听的，我们还无法肯定他还能不能恢复过来，毕竟我们对那种新迷药完全不了解，而另一个目击证人洪老先生的女儿却对现场情况基本一无所知！不仅如此，谋杀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我想我说的这层意思大家也应该明白，那就是遇害者洪老先生的特殊身份……”

陆副局长环视了众人一眼，继续道：“大家都知道，洪老先生是洪氏集团的创始人，是我市著名的企业家。这些年来整个洪氏集团对我市的贡献是人尽皆知的，毫不避讳地说，整个洪氏集团的成长史与我们赤板市的发展史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近两年，洪老先生宣布正式移交洪氏集团的管理权之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里去，他用自己名下的资产建立了洪氏慈善基金会。去年，洪氏慈善基金会又斥资半个亿开发建设了凤凰公墓，记得当时在奠基仪式上洪老先生曾动情地宣布，凤凰公墓是他送给这座城市的一份厚礼，相信当时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大家都还记得吧！今天是凤凰公墓落成的日子，没想到就在落成典礼之后的几分钟，洪老先生却突遭不测命丧黄泉，就这样，一个欢庆日却变成了有史以来市民最悲恸的日子……”

说到这里，副局长的声音有些改变，看来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以至于他不得不停下来调整一下。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压力很大，当然这种压力不完全来自市民，还来自我们自身，我们失去了一位慈祥善良的老人，他曾是多么热心地关心我们，关心这座城市！而现在，他是以这么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离去的！现在看来，既然悲剧已经无法挽回，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凶手找出来，为洪老先生报仇，这样才能对全城百姓有个交代，我们才能心安！”

说到这里，陆副局长又环视了一下会场，这一次他目光如炬，脸上的表情也异常庄严肃穆，不仅如此，他还突然将一只拳头重重地打在桌子上，使得桌上的陶瓷杯子发出一阵剧烈的声响。

他一字一板道：“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全局上下的警务人员表态：我们誓将凶手尽快绳之以法，不惜任何代价！”

他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相互对视着，表情严肃庄重，显然大家都被副局长的决心感动了，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儿。

掌声落下后，陆副局长朝圆形会议桌的一侧看了看，那里坐着已经退休在家的老局长。老局长跟洪老先生是莫逆交，今天专门出席凤凰公墓落成的庆典，也因为洪老先生的遇害，他又一次走进了已经离开两年多的公安局。

陆副局长冲他点点头，一脸敬重的表情，道：“老局长，您给大家伙儿说两句吧！”

老局长并不推辞，坐直了微倾的身体，然后用一种威严但不失慈祥的眼神环视了一下众人，语气缓慢地说：“刚才之谦和陆副局长已经说得很全面了，尤其是陆副局长最后的表态，基本说出了我们每一个公安干警的心声，的确，对于我们这些人民卫士来说，任何一个老百姓受到损害都会让我们揪心，何况这次是洪老先生！唉！说实话，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

说到这里，老局长停顿了一下，他脸上的肌肉拧到了一起，尽管表情里看不出多大的痛苦，但大家都知道他的内心其实已经是痛苦至极了，这个

历尽沧桑、处变不惊的老人是不会让内心的情感轻易溢于言表的！

老局长继续道：“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跟洪老的关系，我们是经历过半个世纪风雨的莫逆之交，我们年轻时一起当过兵，一起打过自卫反击战，而且，他还救过我的命！后来，我们又一起经历过那场风雨，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相互鼓励着走了过来。说实话，没有洪老，我也活不到今天！”

说到这里，老局长微微一笑，道：“我说这些呢，其实还是和刚才陆副局长的初衷一样，就是想告诉大家，洪老在我们赤板绝对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实质性的帮助，他可以称得上是我们赤板历史上一个可以刻进丰碑的人物，他的遇害的确是赤板的一大损失！再就是，我还想告诉大家，我想加入这一次的侦破工作，尽一份微薄之力，也算告慰一下老朋友的在天之灵！”

“啊？”人群里立刻爆发出一阵惊叹，尤其是张之谦，他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表情极为夸张，但却很难让人看出他是惊是喜或者还是别的。

“怎么？不欢迎吗？”老局长微笑着看看大家，最后将眼神落在张之谦身上，“之谦，你怎么想的？能接受吗？”

张之谦脸一下涨得通红，有些语无伦次起来：“不是！能有您的加入我们当然荣幸之至了，只是我们担心您的身体会吃不消……”

“是呀！”陆副局长接过话头，道，“您也毕竟是六十多岁了，何况，这个案子的难度很大，危险太多，我们怕您……”

“好了！”老局长突然大手一挥，道，“既然大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阻止我，那就这么定了！”说完，老局长站起身，走了。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了。

在赤板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走廊里，从公安局开完会后匆忙赶到的张之谦遇到了急诊科主任张行，他正从急救室里出来，而里面则躺着中迷药的洪老先生的司机。

“怎么样？”张之谦焦虑地问道。

张医生从耳朵上摘下听诊器，摇了摇头，道：“情况不太好。”

“那……会怎样？”张之谦急切地问道。



张医生摆了摆手,示意道:“这边来吧。”

张之谦只得稳住焦躁不安的情绪,看了看身后的助手白灵,道:“你在这看好了。”

白灵点点头,张之谦则跟着张医生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型会议室,会议室空间不大,里面的桌椅摆设也很紧凑,很显然是在急救过程里专门为专家会诊提供的地方,而此时里面正坐着两位专家模样的老者。

“我来介绍一下!”张医生率先冲张之谦道,“这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两位专家,两位都是神经麻醉方面的权威,刚才我们对病人进行了简单的会诊,下面请两位专家给你介绍一下目前得出的初步结论。”然后他又向两位专家介绍张之谦:“这位是我们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张之谦队长!”

双方握手示意之后便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

一位专家开口道:“刚才我们对病人进行了初步的检查,从他目前的表现看,你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他的确是中了一种目前来说国际上都比较罕见的迷药,我们抽取了部分血样拿去化验了,当然目前结果还没出来。不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种迷药应该是叫做RH-303,这是一种新型的迷药,据说是国外的某个制毒团体从转基因的罂粟根部提取出来的,它的迷幻药力要超过一般的海洛因几百倍……”

“几百倍?”张之谦忍不住打断专家的话,尽管他并没有侦破毒案方面的经验,但听到专家口中的数字他还是忍不住吃了一惊。

专家点点头,继续道:“所以这种迷药出现以后,很受国际贩毒人员的青睐,说不准有朝一日它会取代海洛因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毒品,不过目前来说这种毒品的产量并不高,而且它从制取到加工提炼,技术要求很高,所以并不常见,尤其是在国内。不过这也说明,能搞到这种新型毒品的人一定来头不小!”

“来头不小!”张之谦一个激灵,他没想到他之前得出的结论竟然会从一位医学专家的口中说出来,他感觉自己的心情突然间又沉重了许多。

“那么,目前有破解这种迷药的方法吗?”张之谦急切地问道。

专家长舒一口气,微微地摇了摇头,道:“不过,近期我看过一则报道,

说是国外有位医学专家破解了这种迷药的分子构成,但他并没有提出能够破解的良方,看来目前的确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至少是还处于研究阶段!”

“那就是没办法了?”张之谦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沮丧。

“这倒未必!”

“未必?”

“嗯,说实话,在看了国外那则报道后,我专门把那位医学专家提供的药品分子式研究了一下,我发现那个分子式有些熟悉,后来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对一种蝮蛇的血清分析研究时曾经得出过与此十分类似的一个分子式,我想那种蝮蛇的血清或许对这种迷药有破解作用,唉,只可惜……”

“可惜什么?”

“这仅仅是一种突然的假设而已,因为手头一直没有这种血清,还未进行过实验,结果现在这种迷药就在国内出现了!”

尽管专家一直保持眉头紧皱的样子,但张之谦还是感到眼前一亮。

“那现在不正好可以实验一下吗?这种血清在哪里能搞到?国内有吗?”

“嗯,在云南有个蝮蛇研究基地,那里就有。”

“云南?”张之谦的心一凉,焦虑地道,“我们倒是可以与云南公安厅取得联系,让他们帮忙,不过,不知病人还能坚持多久?”

专家摇摇头,道:“这个不好说。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联系血清吧,越快越好!”

事情比预想的要顺利许多,在与云南公安厅取得联系之后,他们立刻给了反馈信息:血清已经找到了,而且第一时间送上了飞机!

不过,血清要到张之谦或者专家手里,至少得到第二天的晚上。

医生查完房离开后,张之谦疲惫地坐在急救室外走廊的椅子上,将头斜靠在墙上,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口气。他太累了,不仅是因为从昨天的枪杀案发生后他就一直奔忙,还因为他心底说不出的重压感,他感觉此刻的自己简直就像被困在了一条狭窄的石头缝里,浑身动弹不得,四周只有

无尽的冰冷。

“张队长!”

张之谦缓缓地睁开眼睛,发现助手白灵正端着一个白色的餐盒站在跟前,尽管白灵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容,但张之谦知道,这个近两天来一直跟在自己屁股后面打下手的助手也一定累坏了。

“饿了吧,吃点吧。”白灵将餐盒递过来。

张之谦挣扎着坐起身,不好意思地道:“是有点。”

他把餐盒接到手里,突然想起来什么,道:“对了,你吃过了吗?”

白灵点点头:“我刚在下面吃过了。”

张之谦有些愧疚地道:“这两天,你也一定累坏了吧?”

“哪有呀? 比起张队长来,我可算是轻松多了!”

张之谦不好意思地笑笑,没再说什么,低头往嘴里扒饭。

“你去休息室里吃吧,我在这看着。”

“不用了。”

“休息室离这就几步远,不会有问题的,再说了,有事我就叫你!”

张之谦抬手看看表,还差十分钟到晚上九点,从云南飞过来的班机到赤板是晚上九点半,他已经安排人去接了,不过接机人员接到血清最快到这里也得在晚上十点钟以后。

他点点头,道:“也好。”然后他透过急救室的玻璃门朝里看了看,低声说道:“随时盯着里边,虽然两天了都这样,也保不准会有什么变化!”

白灵点点头,道:“你放心吧。”

“嗯。”张之谦点点头,端着饭盒朝走廊尽头的休息室走去。

此刻对于张之谦来讲,饥饿和胃口是两码事,他三下两下把餐盒里的东西扒进肚子里,他甚至不知道餐盒里都有什么,只是原先比较强烈的饥饿感明显减轻了。

饥饿感没有了,他却又感到了一阵空前的疲惫,他索性将身体靠在沙发的后背上,决定休息五分钟。

无常路9号

“咚咚咚！”

突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将张之谦从混沌状态里惊醒过来，他一个激灵站起身，迅速拔出别在腰间的枪跑了出去。

急诊科不同于其他科室，也不同于病房楼，病人在经过抢救手术之后一般会转到相应科室的病房里去，当然对于抢救失败的死亡病例除外，所以通常情况下急诊科是没有人值班的。

而公安局送来的病人，也就是中迷药的司机情况则有些例外，一是他的抢救并不成功——至少目前是这样，再就是他是枪击案重要的目击证人，所以警方与医院协商后，决定还是让他留在急救室里，这样也便于警方采取保护措施，毕竟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会发生凶手来灭口的情况，当然，担当保护任务的就由对整个枪击案负总责的刑侦队的人来执行了。

其实在此之前张之谦也做过简单的分析，从目前一直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来看，凶手杀人灭口的可能性不大，为这个结论他共找到了两点理由：一是凶手对中迷药司机的情况应该很了解，他是下药者，肯定知道这种迷药的威力，所以他可能并不担心司机会突然醒过来；二是，现在全城戒严，风声很紧，既然凶手的刺杀行动已经取得了成功，所以他当务之急是躲避警方的追捕，保全自己，不大可能再铤而走险来医院下手了。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张之谦认为对于中迷药司机的保护工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所以在经过近两天的平静之后，他决定自己留下来，让其他同志都回去休息了，毕竟目前全队人疲惫不是一种好现象。

但是，尽管如此，张之谦并没有对保护工作掉以轻心，对他来说，放松并不等于轻敌。再说，张之谦对于自己的反应速度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不论出现什么紧急情况，他都能够迅速作出应急反应。就像现在，也就三秒钟的时间，他已经握着枪冲到门外了。

休息室在走廊的尽头，离急救室也就六步的距离——刚才他已经算过了，所以他相信两三秒的时间不会发生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可此刻他却大吃一惊：原本坐在急救室外面休息椅上的白灵不见了！走廊里空空如